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百八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奏議第十三

唐魏徵為侍中貞觀五年太宗將造明堂太子中允孔穎達以諸儒立議頗乖故實上表曰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豆盧寬國子助教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勅為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謹按六藝

羣經百家諸史皆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有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義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剪蒿為柱緝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常然猶皆依大典貴在樸素是以席惟藳秸器止陶匏用繭犢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迴浮閣凌雲考古言之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坐祀后土於下房臣以上坐正於基上下房惟是基下既

云四面無壁未審伯莊以何知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為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豆盧寛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别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是以朝覲祭祀竝皆在廟豈亦樓上祭祖樓下侍朝閤道升樓路便穿隘乘輦則接神不敬步陟則勞勤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經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欲求巳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伏乞以臣愚表下付羣司詳議

焉徵議曰稽諸詁訓衆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齊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鋒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齊即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饗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歎意在兹乎臣等親奉德音得衆大議思竭塵露增崇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

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説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為則大體傷於質畧求之情理未臻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度則竝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作故不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軌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黄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使

子來經始成之不日

朱子奢為諫議大夫貞觀九年將行高祖遷祔之禮太宗命有司詳議廟制子奢建議曰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邦君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途並驅名相師祖咸翫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令歷代祧祀多少參差優劣去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別嫌慎微遠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

無殊所貴禮者義在茲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
是賤可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准冠履同歸禮亦
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
諸侯五廟若天子五廟纔與子男埒以多為貴何所表
乎愚以為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
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
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
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享嚴配昭事在斯宜依

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之所基者如殷之
玄王周之后稷尊為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
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將作待七百之祚遞遷方處
庾上依晉宋傍愜人情於是八座奏曰臣聞揖讓受終
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崇親親之義篤尊尊之道
虔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乖闕里學滅秦庭儒雅既喪
經籍湮殄雖兩漢纂修從及魏晉敦尚斯文而宗廟制
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是所見而起異端自昔

迄兹多歷年代語其大畧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辯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號慕踰匹夫之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為萬世之彝則臣奉述敕旨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寔多稱四祖者蓋寡較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

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或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古今咸以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焉況夫禮緣人情自非天降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建七世得

加隆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經世之髙義德薄者流
卑寔不易之令範臣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
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庶承天之道興於理定之辰尊
祖之義成於孝治之日制從之於是增脩太廟始崇祔
弘農府君及髙祖神主并舊四室為六室
貞觀中太宗謂禮官曰同爨尚有緦麻服恩而嫂叔無
服又舅之與姨親踈相似而服紀有殊理未得宜集學
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丁夘尚書八座

禮官定議曰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别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他出人情而已矣親疎有九服衔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雖爲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爲母之本族姨乃外成他姓求之母族姨不預焉考之經文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稱舅甥之國秦伯懐晉切渭陽之詩今在舅服止一時爲姨居喪五月徇名喪實逐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實在兹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

進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為之朞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相為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繇乎同爨緦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斷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饑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

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於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禮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凝神

遐想以為尊甲之叙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理有未隆爰命秩宗更詳考正臣等奉遵明命觸類傍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或抑或引兼名兼實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厚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諸儒所守無有異同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按曽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朞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

請小功五月報其弟妻乃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緦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制可之

顔師古為秘書監貞觀九年十一月詔曰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理宜別建寢廟以彰聖德詳覽漢典抑有成規但先皇遺旨務存儉約虔奉訓誡無忘啓處宜令禮官與公卿等詳議以聞師古議曰臣究觀祭典考驗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與下土別置至若周之酆鎬並為遷都乃是因事更營非云一時俱立

其郡國造廟爰起漢初率意而行事不稽古原流漸廣大違典制是以貢禹韋玄成等招聚儒學博詢廷議據禮陳奏遂從廢毁自斯已後彌歷年代輟而不為今若增立寢廟别安主祏有乖先旨靡率舊章垂裕後昆理謂不可固宜勉割深衷俯從大禮

韋挺為太常卿貞觀十六年四月有司言將行禘祭依令禮祫享功臣配享於廟廷禘享則不配依令祫祭之日功臣並得配享請集禮官學士等議挺等一十八人

議曰古之王者富有四海而不朝夕上膳於太廟者患其過禮也故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至於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潔粢豐盛礿祠蒸嘗四時不輟國家大袷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勲尊顯其徳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預故周禮六功之家皆配大蒸而已先儒皆以大蒸為袷祭高堂隆庾蔚之等多遵鄭學未有將為時享又漢魏袷祀皆在十月晉朝禮官欲用孟秋殷祭左僕射孔安國啓彈坐免官者不一梁

初務禘功臣左丞何佟之義武帝久而依行降曁周齊俱遵此義竊以五年稱殷合禮祭大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論小則人臣不預大則兼及有功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禮不可易詔改今從禮焉是年太宗征遼渡遼澤詔朝高祖忌日有司請曰禮云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樂此所為星廻改歲親没同辰思其居處不可為樂自大駕南轅晉徒東徙或增名似之節而出典彛之外既乖俯就流宕不歸襄公擊殺陵而墨縗伯禽赴徐

戎而變金革之事無所不通伏惟陛下親御六軍已登寇境戎務繁擁伏待剖斷不可以遵先聖之旨經畧近代之公議請今月六日所有軍機要切百司依式奏聞手詔答曰省所奏悲感何言天地運流弓劍䀆邈方寸久亂泣血無追憂乃終身豈惟一日哀以内結非假外彰今既戎旅事大不可失在機速昔周武伐殷載廟在道雖多虧小禮而功成大孝往賢之道可不遵歟所以抑順古風俛從今請臨紙摧心動焉如割

許敬宗為禮部尚書貞觀二十三年太宗神主祔廟敬宗奏言弘農府君廟應迭毁謹按舊議漢丞相韋玄成以為毁主瘞埋但萬國宗享有所從來一旦瘞藏事非允愜晉博士范宣意欲別立廟宇奉征西等三主安置其中方之瘞埋頗叶情理然事無典故亦未足依又議者或言毁主藏於天府祥瑞所藏本非斯意今謹准量去祧之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謂所宜今時廟制與古不同共基別室西方為首若在西夾之中仍處尊位

祈禱則祭未絶祗享方諸舊議情實可安弘農府君廟
遠親殺詳據舊章禮合迭毀臣等參議遷奉神主藏於
夾室本情篤教在理為宜從之至高宗龍朔二年為修
禮官奏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義圜丘祀
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
謹按鄭玄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
不屬穹蒼故注月令周官皆謂圜丘所祭昊天上帝北
辰星耀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

配天皆為太微五帝考其所説乖謬特深按易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神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天以蒼昊為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上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駮此義又簡太史圖圓丘天昊天上帝坐外别有北辰坐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圜丘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與北斗並列為

星官内坐之首不同鄭玄據緯之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相沿不謬又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宫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况之曰帝亦如房心為天王之象並是天乎周禮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祭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惟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天又孝經唯云郊祀后稷無别圜丘之文王肅等皆以為郊即圜丘圜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

而今從鄭說分為兩祭圜丘之外别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簡禮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别載圜丘式文既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為但祭星官交違明義又按月令孟春之月祈穀於上帝左傳亦云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祀后稷以祈農事然啓蟄郊生自以祈穀謂為感帝之祭事甚不經今請憲

章姬孔去取王鄭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
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
北郊分地為二文既無據理又不通請為一祀以符古
義仍竝修附入式永垂後則詔可之敬宗等又奏稱檢
新禮祭畢收玉帛牲醴置於柴上然後燔柴燎壇又在
神壇之左臣敬宗謹按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
則祭燔柴為始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為先然後行
正祭又禮論太常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

牲用犢左胖漢儀用頭今郊用脅適足明燔柴所用與
升俎不同是知自在祭俎別燔牲體非於祭末燒神餘
饌此則晉氏之前仍遵古禮惟周魏以降妄為損益若
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為祭末事無典實禮
闕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別蒼璧蒼犢之流柴之所
用四圭騂犢之屬祀之所須故郊天之有四圭猶祀廟
之有圭瓚是以周官典瑞文藝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
燔例而今新禮引用蒼璧不顧圭瓚遂亦俱燔義既有

乖理難因襲又燔柴作樂俱以降神則處置之宜須相依准柴燎在左作樂在南求之禮情實為不類且論説積柴之處在神壇之南新禮以為壇左交無典故今請改燔柴為祭始位在樂懸之南外壝之内其陰祀瘞埋亦請准此詔可之

敬宗等又奏曰依古喪服甥為舅緦麻舅報甥亦同制貞觀中八座議奏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今律疏舅報甥服猶三月謹按傍尊之服禮無不報以非正尊不敢

降之也故舅為從母五月從母報甥小功甥為舅緦麻舅亦報甥三月是其義也今甥為舅服同從母之喪則舅宜進甥以同從母之報修律疏人不知禮意舅報甥服尚損緦麻例既不通禮須刊正今請修改律疏舅服甥亦小功又曰庶母古禮緦麻新禮無服謹按庶母之子卽是已之昆季為之杖齊而已與之無服同氣之内凶吉頓殊求之禮文深謂非禮請依故典為服緦麻又皇帝為諸臣及五服親舉哀禮著四服今乃云白恰禮

令乖舛須歸一途且白恰出自近代事非稽古夙著令文不可行用請改為素服以會禮文詔並從之

于志寧為侍中永徽元年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旣公除合行吉禮志寧上疏曰臣聞明君馭歷當俟獻替之臣聖主握圖必資鹽梅之佐所以堯詢四岳景化洽於區中舜任五臣懿德被於無外左有記言之史右有記事之官大小咸書善惡俱載著懲勸於簡牘垂褒貶於人倫為萬古之範圍作千齡之規鏡伏見

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切按禮記云女年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春秋云魯莊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未再朞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有故也此卽史策具載是非歴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准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漢文創制其儀為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縗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内方復成婚非惟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

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理宜繼美羲軒齊芳湯禹弘獎
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若難猶須抑而守
禮况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此禮有識之所共知非
假愚臣之說也伏願遵高祖之令軌畧孝文之權制國
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
後出降
閻立德為工部尚書永徽三年六月內出明堂九室樣
更令損益有司奏言內樣堂基三重每基十二階上基

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黄琮為八角四面安十二階請依内圖為定其基請准周制高九尺方二百三十八尺中基下基望並不用又内樣室各方三筵開四闥八窻屋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享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享總於太室若四時迎氣之禮則各於其方之正其安置九室之制増損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

謂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當太室四靣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室各長六尺以應太室闊二丈四尺以應左右房室間並通巷各廣一丈八尺其九室幷巷在堂上總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圓楣指檐或為未允請據鄭玄盧植等説以前梁為楣其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圓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共作司約准靣別各餘一丈七尺内樣室別四闥八窻撿於古今請依為定其户仍在外而不開内樣

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内有七間柱根以至上梁高三尺梁以上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飛檐應規請依内様為定其蓋屋形制仍望據考工記改為四阿并依禮加重檐准太廟安鴟尾堂四面五色請依周禮白盛為便其面向各隨方色請施四垣及四門辟雍按大戴禮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廣内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輔黄圖曰水廣四周與蔡邕不異仍云水外周隄又張衡東京賦稱造舟為梁禮

記明堂陰陽緣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廣二十四丈恐復較闊今請減為二十四步垣水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為梁其外周以圓隄并取陰陽水行左旋之制殿垣按三輔黄圖殿垣四周方在水外高不蔽日殿門去殿七十二步准令行事陳設猶恐窄小其方垣四門去堂步數請准太廟南門去廟基遠近為制仍立四門外觀依太廟門别各安三門施玄門闔四角造三重巍闕此後羣儒分競各執異議尚書左僕射于志寧等請為

九室太常博士唐𣈆等請為五室帝令所司於觀德殿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之帝曰明堂之禮自古有之議者不同未果營建今設兩儀公等以何者為宜立德對曰兩儀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闇五室似明取捨之宜斷在聖慮帝亦以五室為便議又不定繇是且止

冊府元龜卷五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八十六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監生臣蔣鳳狌

冊府元龜卷五百八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奏議第十四

唐長孫無忌為太尉顯慶元年六月與脩禮官等奏曰伏見祀令以高祖太武皇帝配五天帝於明堂太宗文皇帝配五人帝亦在明堂之側座臣等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預入

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制建明堂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議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惟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殊為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祭法云周

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在配祀良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矣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

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亦既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宗祖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

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唯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於明堂奉遷世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宗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構有周建絶代之丕業啓祚汾晉創歷聖之洪基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世祖元皇帝潛鱗韜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澤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

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昔者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圜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靖下瀆拯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遠協孝經近申詔意從之

是年九月又奏曰惟武德初撰衣服令乘輿祀天地服

大裘冕九旒臣無忌志寧敬宗等謹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而此二禮俱説周郊衮與大裘事乃有異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御寒理非當暑若啓蟄祈穀冬至報天行事服裘義歸通允至於季夏迎氣龍見而雩炎熾方隆如何可服謹尋歷代唯服衮章與郊特牲義旨相協按周廷興服志云漢明永平二年詔採周官禮記始制祀天地服天子備十二章沈約宋書志云魏晉郊天亦

皆服衮又王智深宋記曰明帝詔云以大冕純玉藻玄

衣郊祀天地後魏周齊迄于隋氏勘其禮令祭服悉同

斯則百王通典炎凉無妨復爲祀經事無乖舛令請憲

章故實郊祀天地皆服衮其大裘請停仍改禮令又改

新祀皇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

旒衣無章謹按令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即三公亞獻

皆服衮衣孤卿助祭服毳及鷩斯典章數同於大夫君

少臣多殊爲不可據周禮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

冕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
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諸小祀則玄冕又云
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袞冕以下皆如王之服所
以三禮義宗遂有三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著
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與王同求其折衷俱未通允但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以十有二為節義在法天豈
有四旒三章翽為御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便是貴
賤無分君臣不別如其降王一等則王著玄冕之時臣

次服爵弁旣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文久不施用亦猶祭祀之位立尸侑君親之拜臣子覆巢設哲蔟之官去鼃置蟈氏之職唯施周代事不通行是故漢魏以來下迄隋代相承舊事唯用衮冕今新禮親祭日月乃服五品之服臨事施行極不穩便請遵歷代故實諸祭並用衮冕詔可之

二年七月又奏曰謹按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禮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

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云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功烈於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唯此帝王合與日月同例甞加祭享義在報功爰及隋代並遵斯典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立法垂裕於後自隋以下亦在祀例大唐稽古垂化網羅前烈唯此一祀咸秩未申新禮及令無祭先代帝王之令請聿遵故實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祭唐堯於平陽以契配祭虞

舜於河陽以咎繇配祭夏禹於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於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於酆以太公配祭武王於鄗以周公召公配祭漢高祖於長陵以蕭何配又准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孔子為先聖更以左丘明等二十一人與顔子俱配尼父於太學並為先師今據永徽令文改用周公為先聖遂出孔子降為先師顔回丘明並無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秋官釋奠於先師鄭玄云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

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之又禮記云始立學釋
奠于先聖鄭注曰若周公孔子也據理為定昭然自別
聖則因天合德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顔
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更為先聖求其節文遞有
得失所以貞觀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成康之
典記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永垂制於後昆革
往代之紕繆而今不詳制旨輒事刋改遂違明詔但成
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

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又説明堂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即姬旦鴻業合同王者祀之儒館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引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前代故孟軻稱生靈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降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又且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詔並可之

隴西郡王博文為司禮太常伯龍朔二年八月司文正卿蕭嗣業嫡繼母改嫁而卒請申心制有司奏稱據令繼母改嫁及父為長子並不改官乃下勑曰雖云嫡母終是繼親據禮緣情須有定制付所司議定奏之博文等奏議曰緬尋喪服母名斯定嫡繼慈養皆在其中惟出母之制時言妻之子明非生已皆則無服是以令著母嫁之夫又云出妻之子出言其子以别所生嫁則言母通苞養嫡俱當解任並合心喪其不解者惟有繼母

之嫁繼為名止據前妻之子嫡於諸孽禮無繼母之文申令今既見行嗣業禮申心制然奉勑議定方垂永則令有不安亦須釐正切以嫡繼慈養皆非所生嫁雖比出稍輕於父終為義繼繼母之嫁既殊慈母嫡義同繼豈合心喪望請凡非所生父母卒而嫁為父後者無服非承重者杖朞並不心喪亦同繼母有符情禮無玷舊章又心喪之制唯施厭降杖朞之服悉不解官而令文三年齊衰亦入心喪例杖朞解官文有妻喪之舛又依

禮庶子為其母緦麻三月既是所生母服准例亦合觧官令文漏而不言於事終須附入既與嫡母等嫁同不令條總講議改理之繼其禮及律疏有相關者亦請准此改正嗣業既嫡母改醮不合解官從之
孫茂道為司禮少常伯龍朔二年九月奏稱准令諸臣九章服君臣冕服章數雖殊飾龍名衮尊卑相亂望請諸臣九章衣以雲及麟代龍升山為上改名為冕又依舊令六品七品著緑八品九品著青深亂紫非卑品

所服望請依舊六品七品著緑八品九品著碧朝祭之處並依此制非常朝祭處聽兼服黄從之

劉祥道為司禮太常伯麟德二年上言准禮封壇舊儀當以奉嘗卿為亞獻昔三代六卿位重故得佐祠㕔至兩漢尚書秩卑亦以九卿行事自魏晉以降事歸臺省九卿皆為嘗伯屬官今登封大禮不以三公八座行事而用九卿無乃徇虛言而忘故事也帝從其議乃詔封祠日以司徒徐王元禮為亞獻祥道為終獻

李敬貞為羅舍府果毅麟德二年將封泰山敬貞上言曰淮南子云方諸陰燧大蛤磨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石王充論衡云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引水於月相去甚遠而火至水來者氣感之驗也漢舊儀云八月飲酎車駕夕牲以鑒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周禮考工記云有六齊金錫相半謂之鑒燧之齊鄭玄注云方鑒燧取火於日月之器也准鄭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為之今司宰有陽燧形如圓鏡

以取明火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比年祠祭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之以陰鑑取水未有得者常用井水代之請准淮南論衡以方諸取之則禮神之物備矣帝令奉常與敬貞考驗其事敬貞又言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鏡之法鄭玄錯解以為陰鑒之制又先嘗以八九月望夜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數斗卽與淮南論衡所説符同奉常奏曰封禪祭祀卽須明水實樽敬貞所陳檢較有故實又稱先經試驗請

令敬貞取巨蛤便付泰山與所司考驗從之詔曰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皆隨代革唯祭祀天地獨不改章斯乃自處於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禪即用玉牒金繩器物之間復有瓦樽越席一時行禮文質頓乖駁而不備深為未當其封祀降壇所設上帝后土位先設藁秸瓦瓶瓢杯等並宜改用尚衤馬罍爵每事從文其諸郊祀亦宜准此

程玄素為殿中侍御史總章元年高麗平將有事於南

郊前一夕帝備法駕舉於太壇東北隅之壝外奉常旣頒儀注時玄素監察事謂奉常卿裴明禮博士陸遵楷曰准儀注祭之日皇帝就次未升壇先引太尉莫王升自午階禮以别同異辯嫌疑為太尉人臣之貴皇帝在次而先升午階可改也乃詣齋宫上奏曰臣伏見儀注皇帝升壇及降並繇午階初引太尉莫王亦從南陛臣不敢廣陳典故以煩聖覽必謂君王不可與臣下同階太尉莫玉請從卯階依西獻禮則登降有數君臣道存

從之夜漏五刻下奉嘗明禮又報奏帝不許曰我不讀書此誰之過也

史璩為太常博士上元三年十月有司祫享于太廟璩奏議曰按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兩文雖互其義畧同禮記正義引鄭玄祫禘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於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何祫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年春禘於羣廟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

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祫三年禘又昭公十一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祫為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云有事于武宫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于襄公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後隔三年而祫巳後隔二年而禘此則稚合禮經不違傳義

自禘祫之祭依璨議定

賈大隱為太常博士儀鳳二年太常以仲春告祥瑞於

太廟高宗令禮官徵求故實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告于廟蓋緣告必有薦便於禮也又簡貞觀以來勑令無文禮司因循不知所起高宗令依舊行焉

蘇知機為太常博士是年上言曰去龍朔二年司禮少甞伯孫茂道奏請諸臣九章服與乘輿冕服章數雖殊飾龍名衮尊卑相亂望請諸臣九章衣以雲及麟代龍升山為上仍正冕名當時竟未施行今請制大明十二

章乘輿服之如日月星辰龍或山火麟鳳玄龜雲水等象鸞冕八章三公服之毳冕六章三品服之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詔下有司詳議崇文館學士校書郎楊烱奏議曰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焉次有黄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

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也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絲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辰者光明炤下土也山者布散雲雨象聖王澤霑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機布教也華蟲者雉也身被五采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蜼也以剛猛制物象聖

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世代之應也
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
象聖王物之所賴也黼者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
黻者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及有周氏乃以日
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
製衮冕以祀先王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衮者
卷也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王深沈遠制卷舒神化
也又制驚冕以祭先公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賢

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蜼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社稷者土穀之神也粉米爵是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異名也夫以周公之才美也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此之自出矣天下之能事又於是乎異矣今表狀請奏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

旌旗矣龍山火米者又不喻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暨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鑿東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也者龍從之氣也水也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為章目也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鸞冕八章三公服之鸞者天子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鸇鷙鳥

也適可以辯祥刑之職也熊羆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為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謂為蓮花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莖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制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之服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豈惟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楯此又不經之甚也又絺冕四章五品服之考之於古

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無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為制令為詔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也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疏是竟寢知機所請

韋萬石為太常少卿儀鳳三年奏曰明堂大享帝准古禮鄭玄義祀五天帝王肅義祀五行帝貞觀禮依鄭玄義祀五帝顯慶以來新脩禮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敕

祀五天帝又奉制并祀昊天上帝者伏奉上元三年三月勑五禮行用已久並依貞觀年禮定又奉去年勑顯慶已來新脩禮多有事不師古其禮並依周禮行事者今用樂須定所祀之神未審定依何禮臣以去年十二月錄奏至今未奉進止所以樂章不足上令廣名學者更參議

元萬頃爲鳳閣舍人則天垂拱元年七月有司議圓丘方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成均助教孔玄義奏議曰

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旣言莫大於配天明祀尊大之天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大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此以明尊嚴之極也又易云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注上帝天帝也故知昊天之祭合祖考並配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於圓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肇基王業應天順人請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也又按祭法云祖文

王而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所以名祭為尊始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也亦是通武王之義故知明堂之祭配以祖考請奉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太子右諭德沈伯儀議曰謹按禮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祖宗謂

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人於此最為詳備虞夏則郊嚳殷人則捨契郊冥去取既差前後乖次得禮之序莫尚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王明堂宗祀始兼於兩配咸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别文王為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若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昭配

稱天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千祠萬獻蘋蘩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切尋貞觀永徽共遵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為美髙祖神堯皇帝請配圜丘方丘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邁九皇功開萬寓制禮作樂告禪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頼雖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萬頃與鳳閣舍人

範履冰等議曰伏惟高祖神堯皇帝鑿乾構象闢土開基太宗文武聖皇帝紹統披元脩機闡極高宗天皇大帝弘祖宗之大業廓文武之宏規三聖重光千年接旦神功叡德鬱南面而難稱盛烈鴻猷超古今而莫擬豈徒錙銖堯舜糠粃殷周而已哉謹按見行禮昊天上帝等五祠所咸奉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稽古之詞殊失因心之旨但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孝以承志忠而順美竊

惟兼配之禮待稟先聖之懷爰取訓於通規遂申情於大孝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尋厥旨本合斯義今若遠摭遺文近乖成典拘常不變守滯莫通便是臣黜於君遽易郊丘之位下非於上靡遵弓劒之心豈所以申太后哀感之誠循皇帝孝思之德慎終追遠良謂非宜嚴父配天寧當若是伏據見禮高祖神尭太宗文武聖皇帝今旣先配五祀理當依舊先改高宗天皇大帝齊尊耀魄等邃含樞潤

三葉之宏規開萬代之鴻業重規疊矩在功烈而無差享地郊天豈祠祝之有别請奉高宗天皇大帝歴配五祠制從萬頃議

韋叔夏為春官郎中天授二年十月奏言謹按禮明堂大享唯禮五方五帝故月令季秋令云是月也大享帝則曲禮所云大享不問卜鄭玄注云謂徧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是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孝經云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據此文明堂正禮唯五帝配以宗祖及五帝五官神等自外餘神並不合預伏唯陛下追遠情深崇禮志切故於明堂享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后配享此乃補前王之闕典弘嚴配之虔誠往以神都郊壇未建乃於明堂之下廣祭衆神蓋議出權時非不刊之典也謹按禮經其内官中官等五岳四瀆諸神並合從祀於二至明堂總奠事乃不經然則宗祀配天雜與小神同薦於尊嚴之道理有不安望請每歲元

日唯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岳以下請依禮於冬夏二至從方丘圜丘庶不煩黷從之

王方慶為鸞臺侍郎萬歲通天二年七月清邊道大總管建安王攸宜平契丹凱旋詣闕獻俘内史王其善以為軍將入城例有軍樂今既屬孝明皇帝忌月請備而不奏方慶奏曰臣謹按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晉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月是康帝忌月于時疑下太常禮官荀納議稱禮只有忌日無忌月語若有忌月合有忌歲益

無理據當時從納所議軍樂是軍容與常樂不等臣謂
振作於事無嫌從之聖歷元年方慶又奏議曰唯今朞
喪大功未莛並不得預朝賀仍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
官不遵禮法身有哀慘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
名教旣虧實點皇化伏望申明令式更令禁斷從之

冊府元龜卷五百八十六

冊府元龜卷五百八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奏議第十五

唐吳陽吾為成均博士則天聖歷元年臘月辛亥制每月一日於明堂拜告朔之禮博士辟閭仁諝奏議曰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

邦國都鄙干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每年歲首元日於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已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廷此則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用按月令云其帝太昊其神勾芒者謂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詞云其帝其神爾所以敬授

之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月朔日以祖配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曰公旣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是諸侯之禮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所謂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告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功施於人列在祀典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謹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

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為代無明

堂故無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

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即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此

則無明堂而著其享祀何為告朔獨闕其文若以為君

有明堂即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並無天

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詳求今古博考載籍既無其禮

不可龑非望請停每月一日告朔之祭以正國經竊以

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奉而

行之義也鳳閣侍郎王方慶又議奏曰謹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蓋所以明天氣統萬物動而儀德被於四海者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姬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為主漢代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為一漢左中郎將蔡邕立議亦以為然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

之太學取其圓水則謂之辟廱異名而同事古之制也
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於南郊總授十二月之政還藏
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
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
陰陽順天道也如此禍亂不作災害不生矣仲尼美而
稱之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
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
實一也今禮官議稱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

事者臣謹按春秋文公六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曰閏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別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列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文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也禮官又稱玉藻天子

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干寶注云周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已上諸州朝覲使等咸列於廷此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按玉藻云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玄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

月就其時明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謂今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及布政自是古禮孟春之上辛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之禮爾而月取一政班於明堂其義昭然猶未行也即如禮官所言遂闕其事臣又按禮記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即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不問卜一入也今禮官立義唯歲首一入爾與

先儒旣巽臣不敢同鄭玄云凡聽朔告帝臣愚以告朔之時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拒冬則叶光紀季月則含樞紐也並以始祖而配之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享祭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識其禮羊亡禮遂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也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作闕漢武帝封禪始造明堂於太山旣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

漢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雍焉禘祫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户賜爵及金帛贈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尚傳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于晉末戎馬生郊禮樂衣冠掃地總盡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儀制度南遷蓋寡彛典殘缺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之既闕明堂

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為禮論雖加編次
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
故事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指抄撮
舊禮更無異文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
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今禮
官引為明堂證在臣誠實有疑陛下肇建明堂幸遵古
典告朔之禮猶闕舊章欽若稽古應須補葺若每月聽
政於明堂事亦煩數孟月視朔亦不可廢帝又令春官

廣集鴻儒取方慶仁諝所奏議定得失陽吾與太學博士郭山惲奏曰臣等謹按周禮禮記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之禮天子頒告朔於諸侯秦政焚滅詩書蠲是告朔禮廢今明堂肇建總章新立紹百王之絶軌樹萬代之鴻規上以嚴祀祖宗下以敬授時令使人知禮樂道適中和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若因修班朔每月依行禮貴隨時事須沿革望依王方慶議用四時孟月及季夏於明堂修復告朔之禮以頒天下其帝及神亦請依

方慶用鄭玄義告五帝於堂上則嚴配之道通於神明
至孝之德光於四海制從之
祝欽明為禮部尚書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制東都創置
太廟社稷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昔孫卿子云有天
下者事七代有一國者事五代則天子七廟古今達禮
故尚書稱七代之廟可以觀德祭法稱王立七廟一壇
一墠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莫
不尊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代不遷祫祭之

禮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之
廟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商之契周之后稷是也太
祖之外更無始祖但商自玄王已後十有四代至湯而
有天下周自后稷已後十有七代至武而有天下其間
代數稍遠遷廟親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合食有序尊卑
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祖即以高皇帝為太祖太上
皇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為尊於太祖故
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太祖其高皇太

皇處士君等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為太祖其征西豫章潁川京兆府君等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歷茲已降至于有隋宗廟之制斯禮不易故宇文氏以文皇帝為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為太祖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代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廟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今皇極再造

孝思匪寧奉二月二十九日勅七室已下依舊號尊崇文奉三月一日勅旣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周朝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為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乃鄭玄注詩雍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為說者其義不然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為太祖爾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之議者或有欲立凉武昭王為

始祖斯為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禼始封湯武之興祚
繇稷禼故以稷禼為太祖即皇家之景皇帝是也凉武
昭王勲業未廣後主失國守土不傳景皇始封實基明
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京之遠構考之前古實乖
典禮魏氏不以曹參為太祖晉氏不以殷王卬為太祖
宋氏不以楚元王為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為太祖陳隋
不以胡公楊震為太祖則皇家安可以凉武昭王為太
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制

下公卿議者僉同帝亦然之唯杜林正議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繇后稷漢室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云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時主聖臣賢其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必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寖遠方復立之是非三祖二宗之意也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宗廟事重禘祫禮崇先王以之觀德或者不知其說既灌而往孔子不欲觀之今朝

命惟新宜應慎重祭如神在理不可誣請勑加太廟為七室享宣皇以備七代其始祖不合别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議曰謹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此載籍之明文古今之遺制皇唐稽考前範詳稱列辟崇建宗靈式遵斯典但以開基之王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而太祖有遠近昔湯文祚基稷卨太祖代遠出乎昭穆之上故七廟可也若夏繼唐虞功非縣縣漢除秦項力不因堯及魏晉經圖周隋撥亂皆

勲隆近代祖業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
肇立宗祊罕聞令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
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毁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
備更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
迭毁之制皇家千齡啟聖四葉重光景皇帝睿德基唐
代數猶近號雖崇於太祖親尚列於昭穆且臨六室之
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唯
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神主升祔於廟

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准禮復遷止有光皇帝以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七本緣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敬惟三后臨朝代多儒雅神祊事重禮豈虛存規模可沿理資變革宣皇既遷其廟不合重立若禮終運往建議復崇實違古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請依貞觀之故事無改三聖之宏規光崇六室不虧古義時有制令宰臣更加詳定禮部尚書祝欽明等奏曰博士三人自分兩義張齊賢以景帝始封為唐

宗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制三昭三穆不合
重崇宣帝臣等商議依張齊賢景皇帝為太祖依劉承
慶崇六室制從之
是月欽明與禮官等奏謹按經典無先農之文禮記祭
法云王自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為其社在藉田詩載芟
篇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也永徽年中猶名藉田垂拱
已後删定改為先農然先農與社本是一神妄有改張
以惑人聽其先農壇請改為帝社以應經禮王社之義

其祭先農改為帝社禮仍令用孟春吉亥祠后土以勾龍氏配制從之於是改先農為帝社壇又立帝稷壇禮同太社太稷壇不備方色所以異乎太社也

彭景直為太常博士景龍二年諸陵每日奠祭景直以為乖於古禮上疏奏曰謹按三禮正文無諸陵日祭之事惟著宗廟月祭之禮故祭法云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疎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

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祭志云天子之始祖及高祖祖考皆每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此譙周所著與古禮義相附近亦無日祭之文今諸陵月祭有朔望并諸節日朔望則古禮殷事之義矣諸節日猶古薦新之義矣故鄭玄注禮記云殷事月朔月半薦新之奠也又注儀禮云月朔月半猶平常之朝夕也大祥之後及諸節四時焉此

則古者祭皆在廟近代以來始分月朔月半及諸節日祭於陵寢在廟四時正享及臘為五享前所奏定並依古禮正文不旁求外傳故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考據經史無日祭於陵唯漢七廟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至元帝時貢禹以為太煩奏請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等議七廟之外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亦以為不欲祭數數

則黷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丞相匡衡亦奏七廟迭毀之義帝從之又數改劉歆以為禮去事有殺引春秋外傳云日祭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至後漢陵寢致祭祀無明文以言魏氏三祖皆不祭於墓故晉書云魏文帝黄初元年自作終制立壽陵無封樹無寢殿夫塋者藏也欲人之不明見禮不墓祭欲存亡不黷也明帝遵奉之晉宣帝預於首陽山為土藏不墳不樹歛以時服不設明器景文皆奉成命無所加焉景帝後依宣

帝故事自魏三祖以下不於陵寢致祭並附於古禮至於江左亦不崇園寢及宋齊梁陳其祭並無聞今參詳以為三禮者不刊之書懸諸日月外傳所記不與經合不合依憑國家率由典章討論典禮謀事作範垂裕將來擇善而行依經為允其諸陵請准禮停日祭疏奏上謂侍臣曰禮官奏言諸陵准禮不合別進食者但禮因人情事有沿革陵寢如昨祇薦是常乃按日月之期請停朝夕之奠作覽此奏哀慕增懷乾陵宜依舊朝晡進

奠昭獻二陵每日一進所司供辦辛苦可減朕常膳以為常式因歔欷久之

唐紹為太常博士舊制每年四季之月嘗遣使往諸陵起居景龍二年三月紹以為准諸事元無此禮止謂送形而往山陵為幽静之宫迎精而返宗廟為享薦之室但以春秋仲月命使巡陵鹵簿衣冠禮容必備自天授已後時有起居因循至今乃為常事起者以起動為充居者以居止為名詳起居之義非陵寢之法生事以禮

必勤於定省死葬以禮當闕於安厝豈可以事居之道行送往之時敢辭命使勞繁但恐不安靈域又降誕之日穿針之辰皆以續命為名時人多有進奉今聖靈日遠仙駕難追進止起居恐乖先典况京畿傳驛機速極繁加以諸陵往來其馬便多死損望停四季及降誕并節日起居陵使但唯式二時巡陵庶得義合禮經陵寢安謐制不許又武氏昊陵順陵置守戶五百人又梁宣王三思及魯忠王崇訓墓各置守戶六十人又韋氏褒

德廟守戶一百人絽以為深乖常典上疏曰謹按昊陵順陵恩勅特令依舊因循前例守戶與昭陵數同又先代帝王陵戶唯二十人今雖外氏恩隆亦須附近常典請准式量減取足防閑庶無逼上之嫌不失尊崇之道又親王守墓唯得十人梁魯近加追贈不可越於本爵唯令贈官用廕各減正官一等故知贈之與正義有抑揚禮不可踰理須義制請同親王墓戶各置十人為限又太廟宿衛准配正兵縱令壖內掃除還以其兵應役

褒德別加廟户兼配軍人既益煩勞又虧常典縱使恩
加極禮須准太廟汙隆別置百人亦請停不納三年遷
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是年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
至陰陽人盧雅等請奏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為吉
會絡奏曰禮所以冬至祀圜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
北郊者以其日行纏次極於南北也日北極當晷度循
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
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

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甲之首一年之内隔月嘗遇旣非大會當㬰運未周唯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奏曰准漏刻經南陸北陸并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甲子卽欠一分未南極卽不得為至帝曰俗諺云冬至長於歲亦不可改竟依紹議以十三日乙丑祀圜丘焉遷左司郎中又上疏曰臣聞王公以下送終明器等物具標甲令品秩高下各有節文孔子曰明器者不

用備物以芻靈者善為俑者不仁注曰俑者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也以此而塟殆於殉故曰不仁比者王公百官競為厚塟偶人象馬雕飾如生徒以眩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禮更相扇慕破產傾資風流遂行下兼士庶若無禁制奢侈日增望請王公已下送塟明器皆依令式並陳於墓所不得衢路將行士庶結親之儀備諸六禮所以承宗廟事舅姑當須昏以為期詰朝謁見往者下里庸鄙時有鄣車邀其酒食以為戲樂近日此風轉

盛上及王公乃廣陳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財物動踰萬計遂使鄣車之禮過於聘財歌舞諠譁殊非助感既虧名教實蠹風猷違紊禮經須加節制請昏嫁鄣車者並令禁斷其犯者官蔭家請准名教例付簿無蔭人決杖六十各科本罪制從之

褚无量為國子司業兼修文館學士景龍二年將親祀南郊禮官博士修定儀注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等皆希旨請以皇后為亞獻无量獨與太常博士唐

紹蔣欽緒固爭以為不可无量建議曰夫郊祀者帝王之盛事國家之大禮其行禮者不可以臆斷不可以請求皆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稽古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祐然禮文雖衆莫如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辯方位而叙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至圜丘祭中最大皇后內主禮位甚尊若合郊天助祭當具著禮典今遍檢

周禮都無此制蓋緣祭天南郊不以地配唯將始祖為
主不以祖妣配天故唯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
謹按大宗伯職云若王不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
行其祭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預則攝其薦豆籩
不親徹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文當云若不預祭祀則
攝其薦豆今於文上更起凡則是別生餘事與上異則
別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繫於本職周禮一部
之內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具錄又王后助祭親薦

豆籩而不親徹者按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注云后進之而不徹則知申徹者為宗伯生文若宗伯攝祭則宗伯親倒不別使人又按外宗掌宗廟之祭王后不預則贊宗伯此之一文與上文相證何以明之按外宗唯掌宗廟祭祀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祭也按王后行事總在內宰職中檢其職唯云大祭祀後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云謂祭祀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不祼獻祭天無祼以此得知又祭天之器則用陶匏亦

無瑤爵又以此知是宗廟也又内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之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故王后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皇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强臣擅朝悖亂彝倫黷神諂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故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代泰誓曰王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承天之大律斯史策之良誡豈可不知今南郊禮儀事不稽古參守經書不敢默然請旁詢

碩儒俯遵舊典採曲臺之故事行圜丘之正儀使神明叶昭曠之塗天下知文物之盛豈不幸甚時宰相韋巨源等阿旨叶欽明之議竟不從无量所奏

冊府元龜卷五百八十七